

党柳灵 著
FANTAN YIXIAN

反贪一线

原创长篇法治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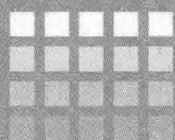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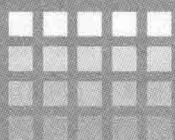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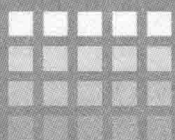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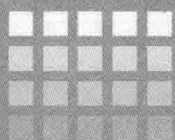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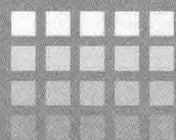
反贪一线疑云丛生

几擒几纵 斗智斗勇 人性大决战密集上演

将贪腐分子逐一打回原形

《反贪一线》奉献反贪侦查教科书式的震撼

群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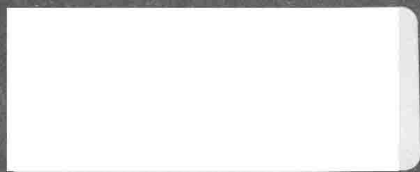


● 党柳灵 著
FANTAN YIXIAN

反贪一线



原创长篇法治小说



群众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贪一线 / 党柳灵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014-5881-3

I. ①反… II. ①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5636 号



反贪一线 (原创长篇法治小说) 党柳灵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

印 张: 21.25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7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4-5881-3

定 价: 39.80 元

网 址: www.qzcbbs.com

电子邮箱: 843195700@qq.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83901730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代序

反贪战线的一出大剧

肖建国

我不是第一个阅读《反贪一线》的人。小党稿成，首先自然让她先生通读。小党的先生是检察院的侦查员，经历颇富传奇色彩。他经办过的一些案件曲折复杂，奇招频现，是一般人（比如我）想象不到的。《反贪一线》就是以他为原型创作而成，然后给一位电视剧名导看了；再然后好像又给一位创作电视连续剧的高手看了。几位专业人士都给了很高、很确定的评价。书稿到我手里时，耳朵里已经充盈了如潮的好评。我捧着沉甸甸的书稿，怀疑自己能否很快读完。其时，小外孙刚刚出世，我不知轻重，主动承担起了看护任务，完全不知道带嫩毛毛要如此精心细致，非常累人，我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读稿。每天晚上，宝宝总要醒来两三次。啼声一起，就要赶紧给他换尿片，冲牛奶，喂奶水，哄他入睡。宝宝睡着了，大人却没了睡意，索性歪在床上看稿子。我一只手握紧着宝宝柔嫩的小手掌，一只手轻轻地翻动纸页（宝宝的小手好温润啊，贴在我的手板里寸寸入心），没有想到小党能把故事讲述得这么精彩，这么有味道，无法释手。我用几个晚上，把书稿看完了。

小说写了一个案件，又不只是一个案件。案件套案件，一个案件扯出另一个，故事就有了曲折，有了波澜，有了悬念，非常好看。我尚不清楚小党以前写过长篇没有，这部小说已经表现出了她讲述故事和把握节奏的能力，显得训练有素。反映公安题材的小说看过不少，检察院题材的却不多。两者都涉及破案，内容却不同。一个是刑事犯罪，一个是职务犯罪。近些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反贪力度，挖出不少蛀虫，拍死好多苍蝇，也不乏老虎。现实生活中人们都很关注这个领域，是个热门题材，但为什么这类文学作品却不多呢？我想，原因之一是很多作家对这块生活不熟悉；之二是创作这类作品有相当难度。与公安题材相比，这类作品很难写出曲折紧张的故事。但若故事性太强，又很难写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两者不容易统一。小党是个敢于挑战的作家。她对这一领域自然是熟悉的。她的先生是反贪一线的斗士，日常耳濡目染，口传心授，让她对检察院系统的人和这块生活十分了解。她一直就想着迎难而上，要把一个枯燥的题材写成好看的小说，要把反贪战线同志们风貌展现给读者。

小说中的案件起于两个保安的举报。举报材料说，公司经理贪污了二十几名保安六千多元加班费。事情很小，可经办人吴文杰科长经过分析判断，敏锐意识到公司经理的问题肯定不止这一桩。果然不出所料，他们很快就查实了他贪污二十万元的犯罪事实，还顺藤摸瓜，查出了其上级集团公司领导受贿、行贿、贪污的诸般劣迹——一个耸人听闻的窝案。破案过程当然不轻松，是非常艰难曲折而又漫长的。窝案中的领导有正厅级、副厅级、正处级、副处级，都是洞庭湖上的老麻雀，非等闲之辈。他们有势力，有关系，还有大把的钱，个别人甚至还有部队和政法系统工作的经历，可谓老奸巨猾，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大难来时，绝不甘愿束手就擒，而是使尽花招负隅顽抗。一场侦查和反侦查的斗争就此展开。一开始铁幕只是捅开了一个小口子，越往里去，口子越阔大，越幽深。沿途波光潋滟，柳暗花明，精彩纷呈，直至猿声啼尽，大现光明。在一大堆铁证面前，腐败窝案的大小魔头终于流了泪、低了头，认罪服法，反贪利剑大获全胜。

读者大多喜欢故事性强的小说。故事性也即人们通常理解的人物冲突、情节起伏。《反贪一线》中的人物冲突很多时候是背靠背运作的，斗争双方是在不甚明了对方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增强了故事的神秘性和紧张度。一般情形下，侦查员一方是主动的，犯罪嫌疑人则处处被动，但偶尔也有情势反转。《反贪一线》中犯罪嫌疑人通过上层关系向下施压，甚至一度面临撤案和吴文杰无故被指责、强行调离的局面，侦查员们的行动就显得被动了。这是现实生活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也是小说情节要有曲折的必须。有时，敌对双方也有正面交锋。比如：一个犯罪事实费尽周折都无法坐实时，百般无奈，只好找到当事人面谈，展开攻心战，以求找到突破口。又比如：犯罪嫌疑人用尽心机都无法阻止案件侦破时，只好铤而走险，约见办案人员求情。这种面谈有时在办公室，有时在茶楼，有时在家中，有时在讯问室，有时在宾馆，地方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那种交谈是智力与语言的交锋，既剑拔弩张，又内敛虚与，察言观色，出语谨慎，进进退退，左右闪烁，步步进逼，步步为营，明修栈道又暗藏机锋，有迂回，有强攻，紧张得“空气里都能抓出水来”，无异于一场战斗。这种交谈，往往是情节的一个转折（当然有时也是白费工夫）。作者对这种场面的描述，表现了很高的智慧和技巧，细致灵动。

小说中也有很多闲笔，反贪一线的侦查员们除了工作也有家庭生活，有社交活动，要买菜做饭，要接送孩子上学，要应酬，要打球，要生病，要为婚房发愁。小说写得最多的是喝酒。吴文杰和兄弟们似乎个个善饮，半斤八两白酒根本不在话下，兴头来了斤把也可以。他们在酒席中绝不谈工作，不谈案子，只一件事——喝酒。我参加过一次他们的聚会，开始时都还文质彬彬，小杯小杯地喝，转眼之间就上了高潮，小杯换了大杯，人也变得亢奋，平时严肃刻板的脸松弛下来，大呼小叫，神采飞扬，咕——一杯，咕——一杯，喝酒像喝水。他们实在是工作太紧张，压力太大，借喝酒减压。每次喝酒，他们都是自掏腰包，自带酒水，每次都要醉倒一个两个。小说也写到，有一次他们到一个经济发达地区调查取证，接受吴文杰战友的邀请去了一回夜总会。战友对调查

帮了大忙，盛情安排之下，不去不恭。这里，作者以摄像似的手法细述了夜总会装饰、灯光、音响、地毯、酒水以及花枝招展的小姐，极尽奢华，让侦查员们大开眼界，也让读者开了眼界。然而，吴文杰们自有做人的底线，更有做警察的底线，绝不会越雷池半步。如此种种，看似闲笔，却是整部小说机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说一部小说即是一棵大树，情节是树干，闲笔就是树叶，一棵树光有树干不行，会很难看，只有覆上了层层叠叠的浓绿树叶才会生气勃勃、摇曳多姿，才会有无尽韵味。

我同小党的先生每年总有几次约在一起小范围喝酒聊天，约略知道一点他的工作性质和工作状况。读了《反贪一线》，我才知道检察院从立案到结案要走那么多程序，要做那么多艰苦而深入细致的工作；才知道破案过程也会遭遇诸般掣肘；才知道抓捕、审讯都是有方法和时机的；知道什么情况会要撤案，而什么人身上有什么病只好抓了又放；知道年度办案工作为什么从圣诞节开始；知道什么叫“击弱”；知道“开门红”“开门黑”对他们的工作意味……我想，读者对这些大概也会有兴趣。

如前所述，《反贪一线》主人公吴文杰的原型是作者的先生，而故事则是依据先生经办的几个案件综合提炼和创作而成。吴文杰的身世、身材、相貌、脾性都跟作者先生大致相同，就连说话慢条斯理的语气、接听电话时的神态、喝酒时仰头一倒的爽快，都活灵活现是我常见的那位朋友，像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难怪我在翻看书稿时常会会心一笑，暗暗称绝。但我不知道朋友会打羽毛球，会做菜，会在床上说梦话，会因为妻子去约见大学男生而生闷气；还不知道他独爱口味极重的酱板鸭……如此种种，并不奇怪。作为朋友，了解的肯定不如朝夕相处、同床共枕的夫妻。何况文学作品需要虚构，也是允许虚构的。古今中外，妻子以丈夫或丈夫以妻子为原型进行创作的范例数不胜数。我国上世纪50年代的一部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即是作家李英儒以妻子为原型塑造出了金环、银环两个典型形象。在十分熟悉的原型基础上发挥想象，进行创作，作家的自由度无疑会更大，也更合理，更真实。

《反贪一线》还塑造了一组反贪战线群像，有吴文杰的同事、上级领导，同一条战壕的战友。作者因为熟悉自己的先生，也就熟络了他的战友们，写起来无不自然顺畅，惟妙惟肖。一部长篇，光是主人公性格鲜明不够，总得有一群性格各异的角色环绕周围，才能生动、饱满而丰富。

小党希望我给她的小说写个序，我很高兴，虽然我很少为人作序。大家都知道，这是件很冒险的事情，很难说到点子上，费力不讨好。但我很愿意向读者推荐这部小说，期愿每个读者都能从中获得不同感受。这，大概也是作者的期许。

吴文杰有点儿烦。不，应该说是很烦。这种烦并非来自家庭。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吴文杰似乎没有什么家务事要他去断的，都由妻子一人去断了。甚至连他转业进检察院，都是妻子的主意。

他后来才明白，妻子之所以让他放弃年薪几十万的国企优裕工作而到年薪不足十万的检察院，是为她今后的创作准备素材。她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位军人，说公安局的素材太多了，军队的素材也数不胜数，检察院的却寥寥无几。

让他敬佩妻子的，倒不是她作为一个作家的长远眼光。他向来对妻子的才华不屑一顾，总取笑她是“柴女”——柴米油盐的柴，“坐家”——坐在家里的家。他敬佩妻子的，是她让他在检察院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那就是反贪污贿赂局的侦查处，让他在破案方面的专长发挥得淋漓尽致。

当然，一开始他进的并不是侦查处，而是反贪局的职务犯罪预防处。对此，向来温文尔雅的他也有了一丝愠怒。“院党组不是定了我去侦查处吗？”在检察院政治部干部处处长办公室，他质问处长邓亚辉，“为什么又通知我去职务犯罪预防处报到？”

“别急，听我解释。”邓亚辉处长赔着笑脸，“你是个人才啊，大家都抢。陈检想让你去侦查二处，杨检想让你去侦查一处，相持不下。最后，院党组才决定让你先去预防处体验一下，以后再调整。”陈检是检察院的陈南检察长，杨检则是杨明德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都是个性鲜明、说一不二的人。

“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嘛。”吴文杰想不通。

“差不多，都是反贪局的处室。”邓处长是个老滑头。“工作的宗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制止犯罪。”

“好吧，我先去干干看。不合适的话，你给我调侦查处去。”

“行，先去吧。预防处申处长人不错的。”

不用想，吴文杰在职务犯罪预防处自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和侦查一处的冷宝军处长打得火热，经常在一起喝点小酒吃个宵夜饮个茶什么的。冷处长遇到难题，就借他去帮帮忙。吴文杰在部队情报侦察部门工作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情报侦察经验和人脉关系，再难破的案件在他这里总能撕开个口子。

预防处的申云处长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美女处长，有着江南女子精致秀美的五官以及白如凝脂的皮肤。军队高干的出身让她待人处世优雅而圆润，从容而良善，是难得的人美心更美的女强人，在检察院的口碑一向都很好。她对吴文杰的种种“不安心工作”看在眼里明在心里，但没有埋怨责难。相反地，还很喜欢这位忠厚实在的转业干部，觉得他不装，甚至还冒着一丝傻气，却又挺有才华和能力的。他主张并建立的“行贿人数据库”，对贪污腐败分子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凡是上了“黑名单”的人，两年内不能在该行业参与招投标。这让预防处的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冷宝军处长三番五次借吴文杰，她次次“开绿灯”。但借得多了，再通情达理的人心里也是有些不痛快的。冷处长看情况不妙，只好搬来了杨检。他们上下级关系多年，已经形成了一种工作上的信任和默契。

“侦查一处负责的专案遇到了棘手的问题，想借吴文杰去帮帮忙。”杨检屈尊来到申处长的办公室，跟她商量道。

“又借？”申云处长真的很生气了，“吴文杰到我们处工作才几个月，他冷处长就借了好几次。他们侦查处没人了？”不久前，吴文杰刚协助侦查一处去南西省执行过追逃任务。

“这次的事还非吴文杰不可。”杨检解释道，“市国投案的一个关键证人是香港人，有军方背景，只有靠吴文杰协调做工作。”

“好吧，下不为例。”申处长沉吟了一下，勉强同意了。杨检是空军转业干部，跟申云处长同住空军大院，抬头不见低头见，况且又是她的顶头上司，这个面子总要给的。

三天后，吴文杰与专案组成员赴香港面见港商阎小刚。一周后，阎小刚来检察院作证，提供了市国投董事长钟玉强涉嫌贪污公款三千多万元的证据。这个任务的成功完成，让冷宝军处长下决心要把吴文杰调到侦查一处来了，不想老去求申云处长。再怎么说，他也是南州市反贪战线一个响当当的“铁腕人物”，被他惩治的贪污腐败分子对他既恨又怕，送他个外名叫“冷气杀人”。他把吴文杰叫到办公室，试探道：“院里准备搞一次双向选择、竞争上岗，你有什么想法？”

“我坐不住，还是适合搞侦查。”吴文杰直言不讳道，“但申处长那边怎么办？她会不会放我走？”

“我做工作吧。”坐在冷处长办公室的杨检插话道，“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转业时我就想让你来侦查一处，当时坚持一下就好了。”

双向选择后，吴文杰从反贪局的职务犯罪预防处调到侦查一处四科，协助科长工作，但冷处长觉得他的工作能力当个科长绰绰有余。转业时，吴文杰就是部队的正团职干部，到地方时降了一级，副处级。他要给吴文杰压压担子了。“我想让你当科长，但你没有业绩，我难以服众。”

“说吧，想让我做什么？”吴文杰对冷宝军处长已有一定了解，知道又有任务要交给他了。

“有个馅饼送给你。”冷处长停了一下。看吴文杰不吱声，继续往下说，“银河区检的张检打电话说，水利研究院有一笔十万元的现金不见了，嫌疑人只有两个——会计和出纳。研究院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认为不归他们管辖，移交给了银河区检察院。张检说，今年他们的任务完成得差不多了，想让我们来做。”

“这哪是馅饼，绝对是个陷阱！”吴文杰大叫道，“好做谁还不做！”

“不管是馅饼还是陷阱，我都答应张检了。你费费心吧。”

吴文杰没有办法，处长交代的任务，他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三个月后，他带领四科干警成功侦破省水利系统系列案，立案四件四人。

不久，吴文杰被任命为侦查一处三科科长，成为2001年《检察官法》颁布以来南州市检察院唯一没有法律职称的反贪一线办案科长。当了科长后，他一路顺风顺水，屡破大案、要案、奇案，却未曾想2010年开春不顺。

二

南州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处每年工作是从圣诞节开始的，而不是元旦新年第一天。作为南方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南州市一直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市检反贪局各办案科每年的办案数量均在十件以上。由于元旦之后就是春节，第一季度很快就过去了，而第四季度又基本不立案，吴文杰他们每年开工的时间就提前到了上一年的年底——圣诞节。当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圣诞树披金挂银，人们沉浸在花白胡子的圣诞老人派发糖果的喜悦中时，吴文杰却和科里弟兄投入到新一年的辛苦忙碌之中。

他们拘留了南州市电视台一位涉嫌贪污、行贿的副处级干部，本以为挖出萝卜带出泥，一窝可立它六七个案子，但省委某常委以保障亚运大局为由，出面干预，强令检察院放人，吴文杰被迫中止了调查。尽管新来的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范明亮安慰说：“这件事不怪你，怪就怪我们官没有别人大。历史会证明一切。”果然，几个月后，该省委常委就因严重违纪被中纪委双规。吴文杰还是觉得憋屈，累死累活经营的一条线眼睁睁地就没了。休息几天后，他和科里弟兄又开了一条线，可费了很多工夫抓回来的行贿人居然有高血压，不敢审，怕出人命，只好又放了。还有一条是处长高得意给的线索。他是新来的，原来的冷宝军处长调到玉城市当检察长了，几乎和杨明德副检察长是前后脚走的。他看吴文杰他们开工后没立几个案子，想关照一下。查来查去，却无确凿证据，属于诬告一类，只好又撤案。连开三个案子，屡开屡败，如同中了魔咒一般，吴文杰心里能不烦吗？这是他当科长八年来的“滑铁卢”啊，别的科最多的已立了九个案子，少的也有七个，他们科总共才立了两个案子，属于侦查一处四个办案科中进展最慢的，而以往他们科每年的立案数均居全处前列。

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反贪系统有一个相当传统的习惯，讲究“开门红”，忌讳“开门黑”。“开门红”指的是新年大吉，第一宗案开案顺利，全年就会顺风顺水。“开门黑”则正好相反，指新年出师不利，全年就会辛辛苦苦，事倍功半。乌云压顶，眼看就要“开门黑”了。如果上半年不能立一批案子，下半年工作压力就会很大。通常情况下，当年的案子当年就要侦查终结；10月份以后还要开始准备第二年的线索。一年不好，第二年就会受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这一道坎该如何迈过呢？吴文杰坐在办公室望着窗外阴雨绵绵、灰雾濛濛的天气，一支烟接着一支地抽着，桌上烟灰缸里的烟头已堆得小山般高了。此时正是南方的梅雨季节，淅淅沥沥的小雨似乎永远都没有消停的时候，细密的雨丝就像一张蜘蛛网，随时随地将行人粘在里面。吴文杰感觉自己就像一只鸟儿，给牢牢地困在这张网里动弹

不得。猛吸了几口烟后，他觉得还是找科里弟兄来商讨对策。众人拾柴火焰高，也许可以将这该死的蜘蛛网烧穿一个洞。

虽然地处南方经济发达的大都市，南州市检察院的办公条件依然紧张，二十八层的办公楼里挤着二十六个处室的六百多名干警。侦查一处是反贪局第一大处，共有三十五名干警，然而只有十一间办公室和一间会议室。处长和两名副处长以及内勤就占了四间办公室，只剩下七间办公室给四个办案科。吴文杰的三科就有两人得与四科的三个人混合在一间大办公室里办公，另有两人只好坐到会议室去了，他的办公室连他在内也有四个人。他们科共有七名干警和一名文员，是侦查一处人数最多的一个科，平均年龄也是全处最大的，超过四十岁。

他让同一办公室的文员甄珠给其他几个办公室的人打电话，自己则在茶台上烧水、泡茶。早几年他对喝茶并不讲究，一把茶叶一杯水，可以喝半天。后来听朋友说，喝普洱茶能降血脂，就买了一套茶具。两三年后，血脂果真降了下来。水烧开时，科里的人陆续到齐了。最先到的是在处会议室办公的张伟强和刘敏锋。这两个人是吴文杰的得力助手，和副科长叶如青一起，号称他的“三驾马车”。由于他们三人的存在，吴文杰的三科成为侦查一处综合实力最强的一个科，破案率在处里数一数二，大案、要案、奇案的成功侦破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吴文杰刚调侦查一处时，冷宝军处长给他配的人手并不是这么兵强马壮的，老弱病残全放到他这个科了，还美其名曰“你人缘好，大家都想到你这个科来”。吴文杰哭笑不得，只好一步步去建立自己的“侦查王国”。

副科长叶如青和吴文杰一个办公室，就坐在他前面。三十八岁，湖南人，绰号“叶老总”，因经过商、善于精打细算而得名。他经验丰富，心思缜密，法理知识深厚，是侦查一处的“大法官”。1980年代末，叶如青硕士毕业后留校当了英语老师；后来想改行就考取了法学硕士；之后辞职当了律师；不久又考取了注册会计师资格，再次辞职去了一家证券公司工作，并当上证券公司部门经理。2002年证券行业进入低潮，他就去考国家公务员，从深圳来到南州市检察院。吴文杰2004年5月从反贪局预防处调到侦查一处四科协助科长工作时，叶如青已在四科。两个月后，他就帮助吴文杰侦破了省水利厅受贿窝案，也就是冷宝军处长送给吴文杰的那个“馅饼”。两人在工作中由相识、相知到惺惺相惜。年底，侦查一处人事大调整，吴文杰从四科提拔到三科当科长，叶如青仍在四科原地不动，未能接替吴文杰的职位，有些心灰意冷，萌生了去意。2005年10月，副科长调走，吴文杰马上找到冷宝军处长，力荐叶如青调过来当他的副科长。吴文杰对他相当信任，只要叶如青坚持的他都力挺。叶如青体会到了工作的乐趣，下决心不再辞职漂泊，并将妻子从深圳调来南州市。从此，吴文杰和叶如青双剑合璧，一个擅长破案，一个擅长法理，缔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用副检察长兼反贪局长杨明德的话说，吴、叶二人是他“最信任的最佳搭档”。但叶如青很谦虚，常称“杰哥是我的一本教科书”。

张伟强是部队转业干部。四十五岁，浙江人。绰号“张一刀”，因审讯能力强而得

名。对犯人，他基本上都能审得开，故谓“一刀”。张伟强的妻子是南州市人大代表，与市检的陈南检察长在同一人大小组，是她找陈检安排张伟强进检察院的。张伟强转业前与吴文杰妻子的同学搭档在部队某处当正副处长，听他说起过吴文杰。说吴文杰在市检干得不错，如果能到吴文杰的手下工作，会有个照应。当陈检征求张伟强意见，问他想到哪个部门时，他就指名道姓要到吴文杰的科。吴文杰不知道这件事，听说要给他分来一名军转干部，还是正团职，立刻摇头：“太老了。能不能换一个？”高处长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是陈检的意思。谁知张伟强来后，参与的第一个案件——跟车秘捕一个犯罪嫌疑人，就让吴文杰非常感动。嫌疑人的车刚停下，张伟强奋不顾身地扑过去将其控制。不久，吴文杰和张伟强有了一次深谈。张伟强坦言，自己没有法律职称，干不了什么事，拿个正处级工资得过且过算了。吴文杰说：“老张啊，干了侦查这一行你要混日子会很难受的。在这个地方没有一技之长、帮别人打下手会很没面子，给别人呼来唤去的那种滋味不好受。毕竟你是团职干部，在部队也当过领导，在反贪局这边干活是要凭真本事的。”

张伟强本就要强，也好胜，就问吴文杰：“怎样才能干得好呢？我可不敢指望像你这样当科长。你当科长已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院一百多名转业干部能在业务部门当上科长的你是唯一，我跟你没法比。况且你又是侦察专家，能力强，在部队先是技术侦察后是谍报侦察。”

吴文杰说：“我也是干出来的。跟你一样，一个团职干部转业到地方，什么都不懂。但我想原来搞侦查找人还可以吧，一开始就帮他们去找人。后来看看材料、熟悉一下情况，发现破案也不是很难；而抓捕，也跟在部队搞侦察一样大同小异。几个环节的工作做完，感觉反贪侦查也不是很难，只不过有些证据的把握和法律的定性稍微差些。你在部队也是搞侦察的，凭你的资历和能力，再配一个年轻一点的有法律职称的同志做下手，工作一定做得起来。关键还是要有立身之本。”

张伟强又问：“怎样才能找到立身之本，我又不是学法律的，院里的法律人才如天上星，数也数不清。”

吴文杰说：“像我呢，就是破案比较强，擅长线索评估、经营、取证和追捕。这跟我当科长有关系，我得考虑一个科的生存，只有将案件破开后才能成案。我看你干活也是很上心的，建议你攻攻审讯，我们科审讯不是很强。如果你在这一块能够脱颖而出，一是能树立你的威信；第二你还能靠审讯吃饭；三还能帮科里打开新局面。你同意的话，可以钻研一下犯罪心理学和审讯心理学，到书店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书。没有的话我那里有几本，写得挺不错的。”有一次抓回一个犯罪嫌疑人，吴文杰有意锻炼张伟强，“用你的办法能不能把他审开？”

天亮时，张伟强居然把这个嫌疑人拿下来了。其间，吴文杰下去看了一下，觉得张伟强还真是审讯的料。他相当有气势，而这个犯罪嫌疑人胆子又有点儿小，再加上行贿人这块吴文杰他们心里有底，犯罪嫌疑人没做较多抵抗就承认他拿的钱里确实有分给老总的。第二天，老总就被抓了回来。

这次审讯后张伟强有了信心，对审讯的兴趣越来越浓，费的工夫也越来越多，渐渐崭露头角，陆续审开了很多案子，名气越来越大。各区、县级检察院纷纷请他去讲课，他也被尊称为“张老师”。再加上他在部队当过领导，工作能力也很强，在处里的威望也比较高。

张伟强和叶如青是吴文杰的左右手，砍掉哪一只都痛，但吴文杰跟张伟强的共同语言更多些，两人都是军转干部，有相同经历。更难能可贵的是，张伟强身上还保留着军人不怕苦、不怕累、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良好品质，很正、很大气，对待科里的兄弟像大哥。他平日里有两大爱好，一是打羽毛球，每周两三次；二是喝酒，一斤白酒不醉，在部队时就被叫作“张司令”。

刘敏锋则是侦查一处的后起之秀。二十八岁，潮汕人。绰号“刘老板”，因潮汕多大老板而得名。他是西南政法大学刑侦专业高才生、中山大学法理研究生，知识面广，执行力强，年轻好学，谦虚低调。他比张伟强早三个月分到三科，吴文杰还是让张伟强当他的师傅，并把他也安排到会议室，跟张伟强做伴。张伟强来的时候办公室没位置了，吴文杰就到会议室摆张桌子，让他将就一下。谁知这一将就却是四年，连同刘敏锋一起。刘敏锋毫无怨言，而且对张伟强敬重有加，一直以“师傅”称之。一个是刑侦专业的高才生，一个是在部队工作二十几年的经验丰富的副处长，两人搭档，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案件。工作三年后，刘敏锋已独当一面，可单飞带徒弟了。

除了叶如青、张伟强、刘敏锋这“三驾马车”，吴文杰的科里还有三名干警和一名女文员甄珠。甄珠二十五岁，南州大学法律本科毕业，聪明乖巧，讨人喜爱，但瘦弱娇小，一阵风就可吹倒，曾因整晚审讯犯罪嫌疑人而面色苍白，昏厥过去。吴文杰觉得她不适合待在侦查一线，就跟冷宝军处长建议将其调离。倔强好强的甄珠听说此事后，连续几晚审讯做笔录均挺了过来，让吴文杰不得不对她刮目相看。老干警王木林五十二岁，南州市司法学校中专毕业。1990年代初在侦查一处当过副科长，脾气有些古怪；丛志天，四十八岁，从外省某市检察院调来不久，工作能力一般；常淡云，三十九岁，从南西省招考过来的书呆子，因长相酷似一部电影里的便衣队长而得名“云队”。这四个人不能独当一面，只能做些辅助工作。全科人员工作能力虽然参差不齐，分工倒也明确，优势互补，扬长避短，团结互助，每个人的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了。在三科这个大家庭里，大家都相安无事，其乐融融。这种祥和的景象，与吴文杰的付出和努力不无关系。

刚到三科当科长时，中秋、国庆来了，他亲自到深山里的工作点看望坚守岗位的王木林等人。没想到他的善举却遭到了王木林等人的误会，以为是冷宝军处长派他来监督工作的。吴文杰饭桌上连续递了三次烟给王木林，他都扔在地上。一向涵养很好、很少发火的吴文杰疾言厉色地说道：“老王，你今天如果不把烟拣起来，我跟你的关系到此结束。”慑于吴文杰的不怒而威，王木林不得不照办。随后，他倒了一大杯酒来敬吴文杰。吴文杰的酒量不如王木林，喝下去后昏昏沉沉的。从此以后，王木林对他客气

了很多。

丛志天女儿高考刚过南州大学投档线，担心不被录取，就找到吴文杰。吴文杰二话不说，立即联系省高教厅的一位处长——他部队老首长的好朋友——顺利地解决了问题。诸如此类还真不少，无偿为部下亲属解决就业、调动、升学等问题。

吴文杰如此对待下属，除了宽以待人、乐于助人、与人为善的本性，跟心里面的“小九九”也是有关的。他不是法律专业出身，要让科里同仁为他干活，就得付出真心实意。只有人心稳，工作才稳。不顾颜面、不计报酬地“笼络人心”，使得他在处里的威望相当高。本院处以上领导都叫他“文杰”，处以下干警均称他“杰哥”。他资历深，三十五岁在部队已是副团级。

三

“开年不利。客观因素不说了，往前看吧！”吴文杰开门见山道，“下一步怎么办，大家说说看。”

“不知王丽丽回来了没有？抓到她，天就亮了。”叶如青首先说道。以他沉稳寡言的性格，一般不会先开口，但科里工作没进展，作为副科长的他心里也着急。王丽丽是一家医药公司代表，涉嫌向多家医院有关人员行贿，一年半前听到检察院要抓她的风声，躲了起来。

“上次王丽丽侥幸逃脱。她在祈福新村有房子，除非卖了，否则这么久不会不回来。”张伟强急不可待地接过叶如青的话。他说话办事是军人风格，雷厉风行，干脆利落。“体院那条线我和小刘查了近一年，线头很多，已具备开案条件，可以考虑。”

“我觉得去年河珠区建设局那个案子还可以扩扩线，开案成本也不高。”刘敏锋接着说。他是吴文杰“三驾马车”中资历最浅、年龄最小的，科里开会讨论，他往往最后一个说。

叶如青、张伟强、刘敏锋说完后，王木林、丛志天、常淡云和文员甄珠都习惯性地不发表意见。

“大家说得很好。”吴文杰总结道。他拿支烟自己点着，接着递给张伟强一支。从不抽烟的叶如青也伸手要了一支，可见心里有多烦了。“抓捕王丽丽可以优先考虑。丛志天和甄珠先去东隅摸摸情况，发现了王丽丽，我们就开这条线。体院的线要慎重，举报人把举报材料都放到网上去了，搞得沸沸扬扬的，被举报人一定会串供。我们不要轻易相信举报人，万一证据不足不能成案，有可能会被举报人把检察院当作保护伞弄到网上去，有损司法机关形象。河珠区建设局案子的扩线工作也可以同时展开。各位还有什么补充？”

叶如青、张伟强、刘敏锋三人虽颌首同意，但都没有表态，心里都没底。第一条线，王丽丽下落不明；第二条线，变数极大；第三条线，能扩成怎样还是个未知数。此时，除了袅袅上升的烟雾、不时的啜茶声以及甄珠“啪啪”的打字声，室里静得掉一

根针都可以听见。

突然，吴文杰放在办公桌上的手机响了，大家都吓了一跳。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见是不熟悉的号码，抬手就把它摁掉。他手机里一般只存亲朋好友和经常联系的人的号码，陌生的通常不接。况且，他现在心情极为不好。电话再次固执地响起，一遍又一遍，并不像是拨错了号。急如骤雨般的铃声像“乒乒乓乓”的敲门声，敲得吴文杰心绪烦乱，心神不宁，不得不拿起了手机。“谁呀？”他没好气地大声问道。

“请问是南州市检察院的吴文杰科长吗？”一个怯生生的声音问道。

“我是。你哪位？”

“我是你南西省老乡，姓冯。”

“我老乡多着哩，不认识你。”吴文杰好生纳闷。

“我是王文彪介绍过来的。”

“王文彪又是谁？”吴文杰没印象。

“南西同乡会会长。”

“噢。”吴文杰的语气缓和了下来。他想起来了，去年春节前受邀参加南西同乡会，与王文彪有过一面之交。王文彪贵为一会之长，八面玲珑，吴文杰却出于职业习惯，行事低调。经联络人介绍与王文彪打过招呼后，他便寻个偏僻角落坐了下来。除了与同桌的或前来敬酒的碰碰杯，并未四处走动，甚至没去王文彪所在的主桌敬酒。“你有什么事吗？”若非公务，吴文杰从不在办公场所会客。

“我在你们楼下大堂。我要举报，我有材料。”

听到这话，吴文杰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活跃起来。实名并当面举报通常都有真材实料，可信度较高，可查性也较强。他立即把手上的烟在烟灰缸中摁灭，兴奋地说道：“你等着，我马上下来。”挂掉电话后，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包烟，起身对大家说道：“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楼下大堂有人拿着材料，指名道姓要找我举报。今年连开三个案子都不成，命中注定就是有人要帮我们。你们等一下，我去去就来。”

吴文杰话音刚落，大家脸色不约而同地由阴转晴，心情一下子轻松起来。

四

刚走出电梯口，吴文杰就看见一高一矮两个农民工模样、四十岁左右的陌生人盯着他胸前的工作证看。工作证上印有他的照片、姓名和职务。凭直觉，吴文杰觉得，他们就是刚才给他打电话的人。“我姓吴。哪位姓冯的找我？”

“我就是！我叫冯小民。”两人中矮矮壮壮的人毕恭毕敬地答道，声音带着浓重的南西口音。

“到这边来吧！”吴文杰把他们领到大堂旁边的接访室，请他们在椅子上坐下，递过去两瓶矿泉水。

冯小民连忙站起来，双手接过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递给吴文杰。

见是家乡产的土烟，吴文杰就掏出自己的烟。“抽我的吧。”他说道。

冯小民却执意说：“都是老乡，还是抽家乡烟吧。”

“那就换一根，你抽我的，我抽你的。”

“好，好。”冯小民接过，掏出火机要给吴文杰点。

“自己来吧。”吴文杰道。

吴文杰点燃烟，吸了一口，以惯有的审慎腔调不紧不慢地问道：“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冯小民抖抖索索地把材料从裤兜里拿出来，罗罗嗦嗦讲了一通。他不善言辞，声音又小，吴文杰没听明白。

“还是我来说吧。”瘦高个的同伴说道。他操着一口北方口音，看起来比冯小民精明多了。“我叫李劲勇。我们是南东省南方资产管理公司东升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下属飞达物业管理分公司的保安，来举报我们经理张安帮。他克扣我们工资，贪污我们加班费，最后还开除了我们。他还有其他问题。这是我们带来的材料。”他拿过冯小民手中的材料，递给吴文杰。

不需要看材料，吴文杰就已明白来人的动机——被解聘的员工心怀不满，状告所在公司领导。类似的举报比比皆是，往往还有夸大成分。他一下没了兴致，但并未在脸上表露出来。检察机关受理群众控告、申诉和举报，是职责所在。他浏览了一下材料，最后一页有两个举报人签名，乃实名举报。实名举报反映的情况通常比较真实，而且不怕打击报复。检察院对实名举报也有规定：三个月内要将查处结果答复举报人。他认真起来，坐直了身体，吸了一口烟，开始仔细审阅材料。材料列了几十条张安帮贪污公款的条目，具体而详细，涉及虚列工程项目、虚增工程量等工程管理问题。他初步算了一下，大概在二十万，但没有凭证。另外还有一张二十多人签名、总共六千多元加班费的签领表，多的三五百，少的一二百。真是小得不能再小、查起来又繁琐的举报材料！吴文杰想帮他们联系院举报中心，但看到冯小民、李劲勇期盼的目光，又于心不忍。“这些问题你们没有向公司纪委反映过吗？”他问道。按程序，单位纪委最应该知道这件事。当然，他也想了解他们的动机。通常情况下，企业员工不会为几百元加班费“冒险”检举自己的领导，一定另有隐情。

“反映了，但我们只反映了加班费的事。员工推举我们先向东升投资公司纪委反映，他们却将我们的材料转回物业管理分公司处理。张安帮把我们骂了一通后，硬是赖着不给。我们又向投资公司上面的南方资产管理公司纪委投诉，他们又说这么小的事不管，叫我们还是去找投资公司。这事又让张安帮知道了，对我们进行更严厉的打击报复，去年底炒了我俩的鱿鱼，不给劳动补偿。投资公司领导跟张安帮一个鼻孔出气。没办法，我们只好把物业管理分公司告到法院，法院判令公司按《劳动法》发还我们补偿金。但张安帮威胁我们说，打赢了官司也没钱给你们，公司现在都是亏损的，就是有钱也不会给，看你们还告不告。走投无路之时，有人建议我们到检察院试一试，说既然

得不到钱，又被开除，不如告倒这帮人，出一口气。就这样，我们就到你这儿来了。”李劲勇抢在冯小民的前面，一股脑儿地说完了这番话。

“原来是这样。”吴文杰沉吟了片刻，说道：“谢谢你们对检察院的信任。我相信你们如果不是到了申述无果、告状无门的情况下，是不会走检察院这一步的。跟检察院走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非得跟他们鱼死网破不可了。”

“是啊，是啊。我们实在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了，才到你这儿来的。”两个保安几乎异口同声道。

“不过，我想问问，你俩是保安，材料涉及工程方面的情况你们是怎么知道的？有没有证据？”吴文杰边说边下意识地掂了掂手中的材料。“你们俩说白了点，只是在门口值班站岗的物业管理分公司最底层的保安，按身份不应该知道这么多事情，还知道得这么清楚，是不是有人提供的？”

“这个……”没防备吴文杰这样问，他们面面相觑后低下头来，就连能说会道、反应迅速的李劲勇也没再出声。虽然明白吴文杰的意思，但这个问题他们不能回答。

“材料里面列举的张安帮涉嫌贪污二十多万元的线索有一定价值，但没有提供证据。既然是贪污，账面上肯定是平的。尤其是虚列工程项目、加大工程量这两项没有内部人指点，查证难度较大，希望知情人能协助我们，不要有什么顾虑。我相信他既然能把材料提供给你们，让你们拿着材料来检察院举报，肯定也是愿意配合我们工作的。”

这道理两位保安也清楚，但还是不发一言。

“材料列举的贪污二十万没有证据，而实际办案是讲求证据的。你们这份材料证据比较充分的，也就是张安帮克扣的有二十多名保安签名的六千多元钱的加班费清单，被克扣的加班费最多的有一千多元，最少的也有几百元。如要立案，我们就要找所有有关人员来取证。况且，六千多元钱也没有达到我们南州市检察院的立案标准。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立案标准是五万元。我倒是对张安帮贪污工程款感兴趣。但像你们这么大的分公司，上面还有投资公司，材料反映的那几年的账没有单独分开来做的话，拉回来就是大半辆卡车。这么多的账本我要一页页去找，如同大海捞针。”吴文杰停下来，看了一眼冯小民和李劲勇，只见他们耷拉着脸，像泄了气的皮球，刚和吴文杰见面的高兴劲儿荡然无存。“这样吧，看在老乡的面上，材料我收下，你们先回去。我会安排人手查处你们举报的问题，尽快给你们一个答复。要是给你们提供材料的人愿意配合我们、帮助我们查账，那就另当别论了。你们回去跟他商量一下，他应该有一定级别，至少也是中层干部，做做他的工作。”

冯小民和李劲勇立即像充满气的皮球鼓起精神来，连声向吴文杰道谢后，满是希望和期待地走出了检察院。

“等等！”吴文杰突然将他们叫住，“是谁叫你们来找我的？”他想起他和王文彪相互间并未留电话，参加同乡会填写信息表时，也只在工作单位一栏填写“南州市检察院”。他不相信这事的背后推手是他。

“那个人把你的电话写给我时，特别交代不让我说出他的姓名，只说合适的时候自

然会见你。”冯小民犹豫了一会儿，说道。

冯小民不愿说，吴文杰也不再问，转身乘电梯回到办公室。一路上都在想，检察院有专门受理案件举报的部门，两位素未谋面之人却指名道姓要向他举报。这种情况，他当科长八年来还是头次遇到。

五

吴文杰前脚刚进门，叶如青、张伟强、刘敏锋和甄珠等人就团团围了过来，连声问是个什么线索。他们一直都没走，都在等着他的消息。

“自己看吧。”吴文杰把材料递给叶如青，底气略显不足。

几个人把材料传阅一遍后，原先兴奋的神情很快似冰块凝结在脸上。“这线索也太小了，有证据的才六千多元，还涉及二十多人。每个人都找来谈话，工作量太大了。他列出的那十几笔工程款比较具体，可查性较强，但有些要去外地取证。有些包工队都是临时凑起来的，做完就不见了，取证也太费工夫。”叶如青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是啊，就怕白费工夫，像前三个案子一样，查来查去一点儿结果都没有。”刘敏锋也附和道。

“你们都不是第一次办案了，线索无所谓大小，查了才知道。很多大案都是由小线索牵出来的。有六千多元的加班费打底，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查下去，也许还能挖出其他问题。”吴文杰没有把话说完。他相信报案人后面的工程方面的知情人迟早会现身。在这些人出现之前，他想有所保留。这是他在部队多年从事情报侦察工作养成的习惯。

“科长说开就开吧！饿了那么久，没肉吃，青菜也吃了。”张伟强有些无奈，但对科长的破案能力还是有信心的。他从部队转业到三科的这两年里，吴文杰带领他们查处的几个有影响的窝串案都是从不起眼处逐步扩开的。

“前三个案子我们费了很大劲没开成，一时又没有很成熟的线索，这一条好歹是有证据过来的。闲着也是闲着，就拿这条线索来塞牙缝吧！我去跟处长报告一下。”吴文杰言毕，也不等大家表态，拿着材料就去高得意处长的办公室了。平时走路都是四平八稳的他此时脚底却像抹了油，溜冰一般地滑了过去。

处长办公室在楼层最东边。门开着，高得意处长正在低头批阅文件。吴文杰在门上敲了两下，高得意抬头见是吴文杰，脸上就露出了笑容。“文杰啊，我正想你，你就来啦。”他把文件推到一边，示意吴文杰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并递出一支烟。处长办公室内还有一圈皮沙发，靠墙放着，茶几上有一套茶具。他若正在喝茶，谈话就在沙发上进行。

“你想我绝对没什么好事，我倒是有事向你汇报。刚才省南方资产管理公司东升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下属的飞达物业管理分公司的保安找过来，也不知他们从哪儿弄到我的电话，指名道姓向我检举，提供了这份材料。你看看！”吴文杰把材料递给高得意。“涉案金额是小有点，但几乎是现成的案子。反正科里没有更成熟的线索，我们准备一